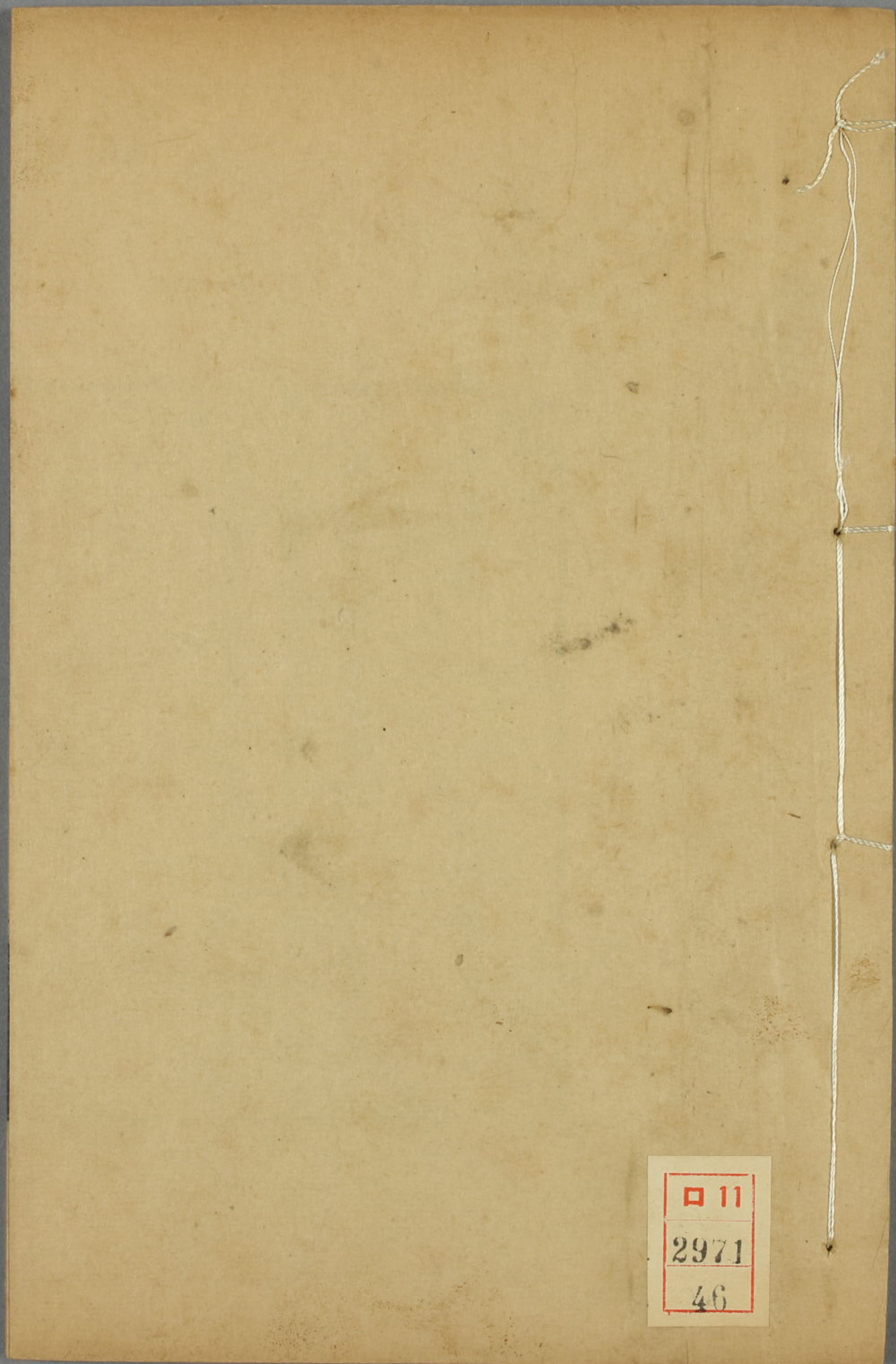




□ 11
2971
46



史鉤沉

迎書

陸機晉書

甘泉黃奭學

三祖

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如傳此
孔家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
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初學記二十一引
陸士衡晉書

文帝

文帝勢崇於二分而身終於北面雖曰未暇

陸機晉書

初學記九

王瘡

土濬之在巴郡夢懸四刀於上甚惡之濬問
主簿李毅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爲
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爲益州書鈔
三十二藝文七十四巴郡作已也於上作
於其上無濬問二字毅字不重見四下無爲
字無末五字又七十九引下濬夢懸四刀於
其壁上濬問主簿李毅毅拜下無賀字而見
四爲益一也作而今益一亦無末五字御
覽二百五十四引陸機晉武紀巴郡下有也
字甚惡之下作上濬主簿月賀曰而見下無
西爲字一下無也字餘俱同書鈔又二百

四十五引益州下有刺史二字又三百九十

顧譚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楊鑑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三國吳志顧譚傳注引陸機爲譚傳云云附錄于此

惠帝起居注

惠帝

有雲母幌

書鈔一百三十一

御覽六百九十九

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

御覽六百九十七

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布被給帝

七百七

愍懷太子

愍懷太子賜典兵中郎將複紵鞬一緡

書鈔一百三十六

愍懷以體上曰絹單衣一領因士寄與妃

御覽

百九十二

愍懷皇太子妃

惠帝使使節並司空任城王濟策命愍懷皇太子前妃為皇太孫太妃是日也以復告於

宗廟

御覽一百四十九

皇孫臧

拜皇孫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又詔臧為皇太孫臧廢到銅駝街宮人待從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

枯 御覽一百四十九

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為太孫太傅前城閣校尉梁柳為太孫少傅

御覽同上

裴頠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

世說言語篇注

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民之望也頠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

魏志裴潛

傳注引陸機惠帝起居注民之望也上有又曰二字世說文學篇注引頠著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辭富為世名論又賞譽篇注引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林

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魏志張燕傳注引陸機晉惠帝起居注

石超

王浚乘勝追石超軍於斥邱超持重不與戰以鹿角為營

御覽三百三十七下注云一作以鹿角步安立營

陸機晉書

四

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三國魏志明帝紀注
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
諸葛瑾步騭寇柵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
王曰柵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
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
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
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
將能而御之此謂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

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
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
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
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
申號令示必攻之勢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
殺獲魏志三少帝紀注

孝惠帝

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
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

魏志

荀彧傳注

曹爽

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

魏志曹爽傳注

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

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魏志同上

藝文九十三 御覽八百九十五引棧豆作芻豆又四百三十二引至智囊往矣

魯芝 楊綜

爽旣誅宣王卽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

東叅軍

魏志曹爽傳注

王淩

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

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

太傅有疾夢淩逵爲厲甚惡之遂薨

魏志王淩傳注

孟達

達初入新城登白雲臺嘆曰劉封申耽據金

城千里而失之乎

魏志明帝紀注

諸葛誕

二寶晉記

三

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
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曰大丈夫受
命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
也乃免胄冒陣而死

魏志諸葛誕傳注

初壽春每歲兩潦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
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
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
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
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魏志同上

馬隆

兖州武寧東不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
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

魏志

王凌傳注

愚謂令狐愚王凌外甥

賈充

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
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
犯蹕

魏志三少帝紀注

劉陶

賈晉紀

四

母邱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魏志

劉曜傳注

蔣濟

蔣濟以曹真之勲力不宜絕嗣故以熙為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魏志曹爽傳注

呂安

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俱有寵於

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魏志王粲傳注

嵇康

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魏志王粲傳注

陳咸

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邱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宮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

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
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
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
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
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
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
朝廷從之乃定律令

魏志何夔傳注 曾謂何曾

姜維

曾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

此爲速矣會甚奇之

蜀志姜維傳注

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
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
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
命之不長而不得其死也

蜀志同上引干寶
曰此當是姜維論

諸葛瞻

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
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蜀志諸葛
瞻傳注引

干寶曰案當是諸葛瞻論

薛瑩

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吳志薛綜傳注

趙達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

飾焉一夕而成魏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

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

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

吳志孫權傳注

御覽一百九十二引至一夕而成車以木楨作以木爲板

陟璆

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

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
使儼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
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
畢曾使儼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
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
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
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
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
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

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
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
厚爲之禮

吳志孫皓傳注

書鈔四十引至

岑昏

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
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
坐岑昏皓獨言若爾便當以奴謝百姓衆因
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孫皓傳注

張悌

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
 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於楊荷橋眾才
 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接字疑告降吳副軍師
 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
 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
 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
 而盡坑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
 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喻

揚州刺史周俊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
 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
 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
 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
 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板橋獲悌震瑩等
 吳志孫皓傳注 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吳軍
 帥張悌帥眾一二萬濟江與討吳護軍張翰
 至屢陷堅陣周俊作周浚

尙廣

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皓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也皓意張大乃使尙廣筮并天下對曰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土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吳志孫皓傳注

孫秀

此非從趙王倫之孫秀

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吳志孫匡傳注上俱三國志注

已

太祖文帝

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

世說新語方正篇注

三國魏志陳泰傳

注引告以可否上有顗至二字誅賈充上無
可字唯有上有泰言二字乃止作不更言
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讚注引之殺作之
弑其故太常陳泰下即接垂涕而入無而字
誅賈充上無可字唯有上有泰言二字乃止
作乃久不言下有為侍中轉左僕射薨入字
御覽四百二十八引之殺作薨之下即接
會朝臣而謀其故作其日荀顗召之下即接
垂涕而入誅賈充上無可字更思其次上作
不可為泰曰下作但見其進末句作太祖乃
不復問

孝惠帝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
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

主憂太子不了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阼上既
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
嶠曰太子近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
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曰太子明識弘新有
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世說方正篇注

夏侯玄

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宜詳之不以聞
也故及於難世說方正篇注

王經

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

世說樓逸篇注

荀勗

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較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世說術解篇注

呂安

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世說簡傲篇注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弗之

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

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世說同上

阮籍

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

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

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

被髮夷倣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

籍爲之也

世說任誕篇注

陸抗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世說尤悔篇注 已上俱世說注

中興之瑞

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至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

水經渠水注

晉紀總論

史臣曰

藝文無史臣曰三字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

量應運而仕

藝文下卽接至於百姓與能

值魏太祖創基

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

世性深阻

初學記作深阻

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

納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

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

晉書隙作瑣

引州

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

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畧獨

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
 動邊鄙無虧晉書無屢拒已下至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
 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
 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必兆淮浦再擾而許
 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
 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
 是信矣藝文無玄豐亂內已下至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
 備物之錫藝文下即接至於世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
 嚴於伊尹晉書無名器至伊尹十二字至於世祖遂享皇

極正位居體羣書治要錄晉書自世祖正位居體起重言慎法
 居體晉書無正位居體二句仁以厚下治要厚作原誤儉以足用和
 而不弛治要無儉以二句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
 海悅勸矣悅勸治要作歡悅藝文無重言已下至悅勸矣聿修祖宗
 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治要無思輯已下十四字而獨納羊祜之策治要無而字以從善
 為衆故藝文無以從六字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
 至羣議晉書無以從善而仗王杜之決而字汎舟
 三峽介馬桂陽晉書無汎舟二句治要無役以從善至桂楊三十

不二時江湘來同治要湘作夷吳蜀之壘垣

通二方之險塞晉書無夷吳蜀掩唐虞之舊

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晉書無太天下

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治要無太康至餘

糧棲畝治要棲行旅草舍治要無行外間不

通治要間作關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

資於道路晉書無行旅故於時有天下無窮

人之諺藝文無民相遇雖太平未洽亦足以

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晉書無百

代之一時五字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治要山陵楊駿

被誅治要楊駿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

數十族晉書無朝士尋以二公楚王之變治

無尋以八字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卻

治要卻作隙歲構晉書無而師尹無具瞻之貴而

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晉書無而至乃易天子

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治要無至乃至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

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晉書勢於是輕

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

治要無朝為伊周至赴火四十內外混淆庶

字晉書無於是至赴火二十官失才治要無庶名實反錯天網解紐治要無天

網四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

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

傾之於荆揚劉淵晉書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冀藝文無武皇既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晉書

無二十至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晉書

為墟九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無山陵

四字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故治要無于時天下非暫

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晉書無故于

五字劉淵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

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

晉書無凡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

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

裂裳為旗治要裳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

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晉書無成擾

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治要脫芥字將

相連頭受戮晉書作連頭以治要頭作頸乞為奴僕而猶

不獲晉書無乞為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藝文無夫作法已下至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

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治要無常

也二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藝文

無羣生已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治要動作

重藝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

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晉書無而不五字禦其

大災而不尸其利晉書無而不五字藝文百

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治要

古先哲王下作知利百姓下即接是以云云是以感而應之悅而

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

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晉書無順

義十四字治義同藝文同然後設禮文以治之藝文治作

故眾悅其教而安其俗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

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

之晉書治之作故眾知向方治要無眾皆樂

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
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藝文無故
其民已下又況可治要無奮臂大呼聚之以
干紀作亂之事乎藝文下即接加之基廣則
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治要者下所以長久也
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
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

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晉書無故延陵已下

至本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

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

光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

穎實栗卽有邵家室

晉書無其詩曰已下至家室

至於公

劉遭狄人之亂去豳之邵身服厥勞故其詩

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以處其民

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其民

以至於太王

晉書無以

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於岐下
周民從而思曰仁人不可失也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
也失故從之如歸市居之晉書無居之二字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
宣乃畝晉書無每勞來已下至乃畝以至於王季晉書無以字
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載錫之光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之光至於文王備修舊
德晉書無備而修四字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
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
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者也晉書內睦作內隆無養老乞言四字而其後妃躬行四教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
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晉書婦道上有成字無是以漢濱之故其詩曰已下至家邦
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
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晉書無故

日已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
至治外始於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
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
曰天命未至晉書無於是已以三聖之智伐
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
功安名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晉書
無保大已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
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

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
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
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晉書
無爰及已下至一也治要自今晉之興也治
昔周之興也至一也俱無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
字之矣晉書無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
有爲一句誅庶桀以便事晉書無務伐不及脩公劉太
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
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

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治要

無功烈已下至會也是其創基立本治要無異於先代

者也治要無者又藝文無基廣加之以朝寡

純德之士晉書無又之二鄉乏不二之老風

俗淫僻耻尚失所藝文耻向學者以莊老為

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晉書

溥作蕩行身者以放濁治要濁為通而狹節

信治要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藝文

無行身已下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二十四字

是以目三公為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

名晉書無目三公至之名十六字治劉頌屢

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

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藝文無其倚杖已下十五

字若夫文王日昃不暇仲山甫夙夜匪懈者

蓋其嗤黜其舊誤其黜舊以為灰塵而相詬

病矣晉書無而相詬病四字治由是毀譽亂

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

擇官官者治要官者為身擇利藝文下即接其婦女莊櫛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

小錄其要治要錄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晉書

事八而世族貴族之子弟治要貴族陵邁超

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干

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

列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治要無直筆而不

能糾晉書無長其婦女莊櫛治要櫛織紙皆

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

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藝文無先故

時八字

皆不耻治要作故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

有逆干舅姑有反易剛柔藝文無有有殺戮

妾媵有黷亂上下晉書無有逆干父兄弗之

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治要聞四

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晉書

室九字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治

治要同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

之謂乎藝文引故觀阮籍之所行而覺禮教

止此

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治要事而見
 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作爭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覺覽傅玄劉毅
 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
 而覩寵賂之章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
 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
 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
 之痛哭又況有晉書有作我治要同惠帝以蕩蕩晉書
 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

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
 之惡乎治要止此晉書無故懷帝承亂之後
晉書無之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役徒
後二字則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
 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
 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
 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
 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

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
 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
 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
 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
 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晉書
 無然懷帝已下至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
 非道弘人者乎集於中宗元皇帝
 敬皇文選四十九又謝玄暉齊
 厚下羣書治要二十九載晉書自世祖正
 位居體至一婦人之惡乎初學記九引史

臣曰至四海悅勸矣 藝文十一引昔高祖
 宣皇帝至其此之謂乎 晉書五愍帝後全
 載此論而刪載之 御覽三百引晉紀論將
 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免嬪
 嬙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
 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
 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
 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
 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

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
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
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文選
九又高光爭伐定功業也見文選任彥昇王
文憲集序注初學記九鴻黃作鴻荒誤隨
時二字不重亦誤

高祖宣帝

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
畫多善文選千令升晉紀總論注

魏文帝即王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

騎大將軍

文選同上

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
文選同上

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
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
黃門張當辭道爽反遂夷三族文選同上

高祖東襲太尉王淩於壽春初淩以魏主非
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聞軍至
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至京師飲

藥而死 文選同上

世宗景帝

世宗景皇帝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文選
晉紀總論注

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
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主豐知禍及遂肆惡
言勇士磔殺之玄夷三族 文選同上 御覽
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義請
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力環築腰死
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

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
得入吳 文選同上

太宗文帝

太祖文皇帝母弟也 案母弟上宜有景帝之三 世宗崩
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 文選晉紀總論

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
王 文選同上

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於我太祖親率六軍
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 文選同上

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畧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

文選同上

世祖武帝

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

觀志

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

文選沈休

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孝懷帝

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

諡曰懷皇帝

文選晉紀總論注

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文選同上

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

文選同上引晉懷紀

孝愍帝

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

史閭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

文選晉紀總論注

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

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卽位於長安崩諡
曰愍皇帝 文選同上

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

陽 文選同上引晉愍紀又劉越石勸進表注

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蕩五都 文選劉孝標

中宗元帝

愍帝詔琅邪王獻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

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

事 文選晉紀總論注

武悼楊皇后

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於永寧

宮廢爲庶人居於金墉城 文選晉紀總論注

賈惠皇后

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

遜而甚妒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擲之

子隨刃墮 文選晉紀總論注

梁王彤

梁王彤爲征西太將軍 文選潘安仁馬汧督

三寶晉紀
彤爲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時 文選同上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 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注

東海王越

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 文選晉紀總論

鄧艾

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興觀詣壘門 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寔

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 文選晉紀總論注

羊祜

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 文選晉紀總論注

王濬

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

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
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
納羊祜之謀重之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
大舉

文選晉紀總論注

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
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
月王濬鼓譟入於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興觀
降於濬

文選同上又陸士衡辯亡論注引至
浮江而下王渾下有向揚州三字

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不受已

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
構南箕成此貝錦

文選同上

孟觀

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謂二公欲行廢
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張華以二公旣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
遣謁者李雲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

文選晉紀總論注

楊駿

晉書

三

楊駿為太傅百官總已以聽於駿文選潘安注又引駿被誅三字上下疑有脫文

韓壽

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文選晉紀總論注

嵇康 呂安

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遜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與鍾會有

寵太祖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文選向子期思舊賦注

阮籍

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文選晉紀總論注

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其容之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庾純

賈充饗眾客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

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是以後俗言
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
荅

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頌

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
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

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弘

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
老少有說事

文選晉紀總論注又引言君上之議虛談也疑亦劉弘教中語

劉毅

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
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為治方之桓靈不亦
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
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

文選晉紀總論注

傅玄

傅玄上書曰昔魏武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
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文選晉紀總論注

傅咸

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

文選晉紀總論注

郭啟

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

文選晉紀總論注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

文選晉紀總論注

滿奮

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丁覽

丁固父覽以孝義稱

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劉淵

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

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

文選同上

劉曜

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

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文選晉紀總論

王彌

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文選晉紀總論

石冰

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邱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畧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晉惠紀已上俱文選注

郭欽

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彊自古為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為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焉翊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為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焉翊平陽統河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

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
表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
之長策也弗納羣書治要二十九文選晉
紀總論注引無太康五年四
字侍御史作御史大夫疆橫作疆廣自古作
歷古無魏初民竄四字西北上有今字下無
諸邊二字皆為作皆與至孟津下即接及平
吳之威威作盛實為翊平陽實作置下即云
帝不聽引自此止

孝惠帝

惠帝自鄴還洛張方以三千騎奉迎自河橋
至芒山旌旗前後相屬戈矛若林書鈔一百
二十三陳

補

河間王顒

參軍宰吏惠帝立河間王為太宰輔政置行
參軍不限數也書鈔六十九

譙周

詔騎都尉譙周閑居中道不仕危國蜀亡之
際勸劉禪歸命有忠君濟民之謀又耽習典
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以為散騎常侍書鈔
五十

裴秀

裴秀制地圖有六體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斜六曰迂直書鈔一百五十七

劉毅

劉毅為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書鈔一百三十

孫惠

東海王越治兵召下邳縣孫惠為記室專掌

文疏書鈔六十九

束皙

束皙為祕書監賈誼請為著作左郎難陸機晉書限斷書鈔五十七

傅咸

傅咸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宏豪右放恣郡縣從容寇賊充斥交相請託朝野溷濁咸於是數日之內三奏免送官奏案謬終無所

二寶至糸
撓有司肅然

書鈔六十一

傅咸在位多執正爲豫州中正銓評之職書鈔同上

荀晞

荀晞爲兖州刺史從母有子坐事從母向晞流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書鈔

三十七 御覽二百五十八引從母作姨母下作寡有一子坐小事下從母亦作姨母中外上有及字乞下有活字終不得生作不聽殺卿作殺弟哭弟作哭卿

劉蕃

劉蕃爲江夏高新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往往相聚於路側望柩設奠酹而哭之書鈔七十八

王導

王導爲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定九品也書鈔六十八

刁協

丞相王導爲協少有令譽乃以爲撫軍行參

軍 書鈔六十九

卞壺

卞壺遷太子詹事世稱壺裁斷朝廷實忠於事上也 書鈔六十五 已上俱書鈔

高祖宣帝

魏國既建高祖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初學記九

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

者慎勿疑之帝卽位改封舞陽侯 同上 已初學記

世祖武帝

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生 藝文九十八

杜預

杜預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譙舉觴勸預曰非卿此功不成就預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 藝文七十二

石崇

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美則美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藝文十八御覽三百八十八引美而工舞作美如玉善舞美則美矣作麗矣吾所愛下無重字不可得也下有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十一字已上藝文

世祖武帝

武帝太熙元年太廟梁折四月世祖崩開元占經一百十四

高祖宣帝

帝配饗魏太祖廟有奏諸功臣從饗者更以官爲次在荀郭之上御覽五百二十六

惠賈皇后

賈庶人未害愍懷太子時有謠曰南風烈烈吹白沙千歲黿鼉生齒牙南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御覽三百六十八

初賈后造首紒以繒縛其髻天下化之名謂
子紒也 御覽三百七十三

劉寔

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
當破蜀否寔曰必破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
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
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莫肯讓十勝已 御覽四百二十一

羊祜

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
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總樞機之重
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以祜爲尙書
左僕射衛將軍 御覽二百十一

王濬

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
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有者數十人於此
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免之
無愛生 御覽四百七十九

賈充

太尉魯公賈充薨初賈用韓謚爲賈氏嗣上
特許之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
民之望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
紀度曰荒充宜謚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覽御覽五百六十二

何曾

何曾卒下禮官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
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

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
曾者也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
曰醜宜謚爲繆醜御覽五百六十二

文淑

文淑字次騫小名騫有武力籌策楊林胡烈
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
涼遂平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姿器旅力萬
人之雄御覽二百七十五

馬恢

處士馬恢志行過人以為散騎侍郎張華曰
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
次也敬而為賓主者固俗士也乃華至恢待
之恭於是時人少之 御覽二百二十四

呂安

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
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
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兄共戲則去 御覽四
百九十八
文選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詩注引初
呂安友嵇康至千里從之

董仲道

庶人楊氏幽於金墉城陳留董仲道遊於太
學喟然而嘆曰建斯室也何為者乎每見國
家赦書謀反大逆皆除其殺祖父母父母者
不除以為道法所不容也何今日公卿處議
文飾典禮以至此事乎天理之理既惑大亂
將作矣顧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易稱知幾其
神卿等各可深逃乃自荷擔妻子推鹿車以
入於蜀山莫知所往 御覽六百五十二

閻纘

閻纘爲人鯁直不畏強禦初仕爲太傅楊駿舍人御覽二百四十九

傅咸

傅咸爲司徒長史多所執正御覽二百九

華譚

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否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

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也御覽八百十七

鄭默

大鴻臚鄭默有母喪旣葬有司依常使還攝職默固陳執久乃許之於是定令聽大臣得終喪焉御覽五百四十五

朱沖

南安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沖沖不

千寶晉紀
受御覽八百九十八

管輅

初管輅至母邱氏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
林木雖茂無形可交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御覽

孫皓

孫皓遣使詔書賜班爵五十張絳爵二十張
紫青爵各五十張
御覽八百十六

成夫人

晉永嘉初有神見兖州甄城氏家免奴為主
簿自號爲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欲迎致使
載車行當得此免奴主簿從行爲譯以宣所
宜汝南梅蹟字仲眞去鄴來經兖州聞其然
因結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人便
遣主簿出當與貴客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
人因大嗔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
御覽三百五十九

人產龍

愍帝建興三年抱罕妓人產一龍子色似錦
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下少有就視者御覽三百六十一

盤瓠

武陵長沙郡夷盤瓠之後也雜處五服之內
憑土阻險每常爲獠雜魚肉而歸以祭盤瓠
俗稱赤髓橫裙子孫御覽七百八十五

白石綺

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繒

綵之稱御覽八百十六已上俱御覽

魏文帝

魏文帝臨江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寰宇記江南東道潤州丹徒縣

孟宗

孟宗江夏人遷吳會時制不得將家行每得
時味必以寄母緯畧六

孫皓

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後漢

案晉書五行志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又云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褱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捲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

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像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又云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白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

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爲夫屬者人之賤服處於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屬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又云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

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又云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卽旱而大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又云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於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慝將作而金受其敗也

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十七
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
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又云吳孫亮五鳳
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于寶
以爲孫皓承廢故之象得位其應也或曰
孫休見立之祥也又云太安元年丹陽湖
熟縣夏架湖有六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
驚噪相告石來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又云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

黃狗家庄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
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
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
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
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
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
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
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
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

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又云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又云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

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事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干寶以爲冤氣之應也又云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邾之摩陂井中九瑞興非時則爲妖孽況困於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

士運青木色而不勝於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於兵又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承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案已上敘說不無晉書文飾其辭然既引干寶曰是必干寶晉紀所有故備錄之

又宋書五行志亦引干寶曰茲不備載

附司徒儀

左長史之職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也書鈔六十

左長史職掌佐公修文政掌察郡吏同上

司馬之職掌佐公修武政簡其軍旅飾其器械也同上

從事中郎之職分曹綱紀其事維正大禮同上

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以訓羣吏以

重朝望同上

錄事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書鈔六十九

錄事參軍掌舉直錯枉 同上

記室掌表章啟奏 同上

記室之儀凡有表章雜記之書掌創其草 同上
記室之職凡掌文墨表章弔賀之禮題署也 同上

中兵參軍掌督帳內牙門將及軍器給其軍
事也 同上

中兵之任凡在軍者以時科其器械綜其人
數罰姦詐均勞逸 同上

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紀綱其
事維正大體參輔謀議 御覽二百九

左長史職掌檢其法憲明其分職 同上

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
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曹之
治 同上

行參軍之職凡使命及督察復行之事彈劾
違違獻納聞見以達視聽 御覽二百四十九

